

t l'accord avec le mor
s essais, l'abs
e, l'humanism
années 1950, les
biétude dans s

décrit l'a
miers es
phase, l'
les année
l'inquiét
aspects a

Albert Camus

ure. Ses der

empe
des
anger.
allene
le, de
moment

e Camus, à partir de *L'*
qu'à *La Peste* (1947),
autour d'elle. Rom
mature, journaliste et
apparaît comme un
de dons. Les polém
nt Sartre est l'objet lu
Peste est salué com
s-guerre par les fa
nées. Et pourtant
cesse d'élargi
e trouver peu
omme révolté
é par André
qui le louent
ar à l'ordre d

Recueil de
Camus

加缪文集

郭宏安等译

译林出版社

Albert Camus

tit l'accord avec le moi
rs essais, l'abs
se, l'humanism
années 1950, les
quiétude dans s

décrit l'a
miers es
phase, al'
les année
l'inquiét
aspects a

e Camus, à partir de
qu'à *La Peste* (1947)
autour d'elle. Ro
maturge, journaliste
apparaît comme un
é de dons. Les polé
at Sartre est l'objet
Peste est salué con
s-guerre par les
ées. Et pourtant
cesse d'élarg
e trouver peu
omme révolté
é par André
qui le louent
à l'ordre



Recueil de Camus 加缪文集

郭宏安等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加缪文集 / (法) 加缪 (Camus, A.) 著; 郭宏安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1
ISBN 7-80567-927-4

I. 加… II. ①加… ②郭… III. ①小说-作品集-法国-现代
②随笔-法国-现代 IV. I565.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1241 号

Copyright © 1942, 1947, 1956, 1994 by Editions Gallimar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itions Gallimard.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9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7-52, 53, 54, 55, 82号

书 名	加缪文集
作 者	[法国]阿尔贝·加缪
译 者	郭宏安 袁 莉 周小珊 顾方济 徐志仁
责任编辑	韩沪麟
原文出版	Editions Gallimard, 1942, 1947, 1956, 1994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阜宁人民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2.375
插 页	4
字 数	548 千
版 次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67-927-4/I·561
定 价	(精装本)29.3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编者的话

原籍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生于1913年，卒于1960年。他生于一个贫苦的家庭，早年研究哲学，因患肺病而中止，后陆续发表过一些文章和文学随笔。1934年至1937年，他曾一度是共产党员，其间，他出版了第一个随笔集《反面和正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本想从军，因健康原因未能遂愿，于是在《巴黎晚报》的编辑部工作。1941年后，他参加了法国的抵抗运动，巴黎解放后，担任了该报的编辑部主任。1942年，他出版了小说《局外人》和随笔《西绪福斯神话》，声名大振。1951年，他的《叛逆的人》问世后，与萨特发生了激烈的文学论战。在1947年他出版的小说《鼠疫》一书中，他强调面对世界的丑恶，人类应该团结友爱，发扬集体主义精神。1956年他的作品《堕落》问世，对知识分子的良知，特别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提出了质疑。1957年，他由于用文学形式揭示了当代人类的意识形态中的种种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1960年，他在一次车祸中丧身，人们在他随身带的皮包里发现了他的未完成的手稿《第一个人》。加缪的作品中，“荒诞”的成分很重，人们习惯于把他纳入奉行存在主义哲学的作家行列之中，其实他的思想有一个渐变过程，他在本质上仍是一个人道主义者。

与萨特一样，加缪对西方现当代的哲学和文学影响很大；人们在谈到二次世界大战后风靡一时的存在主义文学时，必然要提到他；他及他的作品也一直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文学研究者的重点研究对象。

我国读者对加缪并不陌生，且喜爱读他的作品。鉴于此，本社

买下了加缪一生的主要作品《鼠疫》、《局外人》、《西绪福斯神话》、《堕落》和《第一个人》的中译本版权。自上述几本书的单行本问世后,读者反映强烈,评论文章屡见报端,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的需要,我们决定把这几个单行本结集出版,定名为《加缪文集》。

目 次

第一个人	袁莉 周小珊 译 许钧 校	1
鼠疫	顾方济 徐志仁 译 林友梅 校	233
局外人	郭宏安 译	479
堕落	郭宏安 译	549
西绪福斯神话	郭宏安 译	621

第 一 个 人

袁 莉 周小珊 译
许 钧 校

出版者的话

我们今天正式出版《第一个人》。这是阿尔贝·加缪去世前正在撰写的一部作品。1960年1月4日,有人在他的皮包里发现了这部书的手稿,共144页。手稿上作者信笔由缰,常常不加标点,书写迅速,难以辨读,而且未加润饰(参见第10,49,109和233页的原稿手迹复印件^①)。

本书脱胎于原手稿和弗朗西娜·加缪的首次打字稿。为便于理解,我们重新进行了标点。模棱两可的字被括在方括号内,无法辨读的词或部分句子用方括号内的空格标出。页末的星号标记表示原文同一句话的不同写法;字母标记表示原稿页边补充的文字;数字标记为编者注。

书后附录中的几页片断文字,是作者夹在手稿里的,插页Ⅰ在第四章之前,插页Ⅱ在第六章之二之前,插页Ⅲ、Ⅳ、Ⅴ附于手稿最后。

题为《第一个人》(笔记与提纲)的内容,作者写在一本薄薄的方格活页纸上,读后可以让我们大致了解到作品后面的发展线索,因而也附在书后。

读完《第一个人》,您也将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在书后另附上两封信,一封是加缪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二天,写给他的启蒙老师路易·热尔曼先生的,另一封是先生的回信。

^① 见本书第6,36,78,170页。

在此,我们还要感谢奥黛特·迪亚涅·克雷阿什、罗歇·格雷尼耶及罗贝尔·伽里玛等诸位一贯热心的友情和支持。

卡特琳娜·加缪

第一部

寻父

4 pages on page 100
starting from page 100

S. africana

[illegible][illegible]

()

ملفوظات

412

黄昏时分，一辆简陋的马车行驶在满是石块的公路上，车顶上方大朵大朵厚重的云正向东疾驰。三天前，这些云团还在大西洋上空涌涨，等待着西风，随即慢慢移动，后来越来越快，掠过秋日下鳞光闪闪的水面，直奔大陆飞去，被摩洛哥的山脊扯成丝缕^b，又在阿尔及利亚的高原上重新聚拢，现在它们已临近突尼斯边界，企图抵达第勒尼安海之后消失在那里。飞云在一座看似巨大的岛屿上空奔波了几千公里，这座大岛北濒汹涌的大海，南临静静的沙丘，云层越过它的边界，来到了这片无名之地的上空。奔突渐渐变得缓慢，速度比这里几千年来王国和种族的兴衰更替快不了多少，有些已经化成硕大的雨点，疏疏落落地砸在四个赶路人头顶的帆布篷上，发出吧嗒吧嗒的响声。

马车在那条略微下陷、边线还算清楚的公路上吱嘎作响。时不时地，一颗火星从铁轮或马掌下迸出，因挤压而跳起的石子打在小车的木板上，又被闷声地反弹进沟辙的软泥里。两匹小马规矩矩地向前奔走，差不多每隔一段距离便要打个趑趄，它们胸部前挺，拖着满载家具的沉重马车，步伐并不协调，一溜小跑着往前赶，将路不断地抛向身后。其中一匹偶尔大声地用鼻孔向外喷气，步调随之有些混乱，赶车的阿拉伯人便猛地拉一下扁平的旧缰绳^{*}，把马背拍得噼啪作响，于是马儿又乖乖地跟上了节奏。

前面坐在车夫身旁长凳上的是位法国人，三十来岁年纪，绷着脸，瞧着座位底下两匹马动来动去的臀部。他身材粗壮，长脸，前额高且方，下巴坚毅，双眼明亮，尽管过了季节仍旧穿一件三粒扣

^a （添加虚构的地名、陆地和海洋）。

^b 索尔费里诺（Solferino）。

^{*} 用得开了裂。

的斜纹布上装,按当时时尚直扣到脖颈,一顶轻便鸭舌帽^a盖在剪得很短的头发上^b。当雨点开始在头顶的帆布篷上滚动时,他转身向车内喊道:“还行吗?”车内第二张长凳卡在前面的椅子和一堆旧箱子旧家具之间,上面坐着一位妇女,穿着破旧,裹一条粗羊毛的大披肩,吃力地向他笑了笑。“行,行。”她一边说,一边做了个抱歉的小手势。一个四岁男孩睡在她的怀里。她的脸温柔端庄,有着西班牙式的黑色波浪发,鼻子小巧挺拔,栗色的眼神迷人而热切。但这张脸上有某种东西让人怦然心动。那不仅仅是疲倦或其它类似的感觉暂时刻画出来的神情,不是的,倒像是某种失魂落魄或淡淡的心不在焉,就像某些天真无邪的人常有的那样,而此时此刻这种神情一瞬间便掩盖了她的美貌。她那楚楚动人的目光里满含着善意,偶尔也隐隐闪过一丝稍纵即逝的莫名的恐惧。她的手因干活而变了形,骨节显得粗大。她用手掌轻轻地拍了拍丈夫的背说:“还行,还行。”但她的笑容很快就消失了,从车篷下看着路面,路面上的坑洼处已经只有很微弱的光亮了。

男人又转向阿拉伯人,那人戴着用黄色细绳缠住的包头布,显得心平气和;他穿着肥大的宽裆裤,腿肚扎紧,身体看上去很敦实。“还很远吗?”阿拉伯人嘴角在又白又厚的唇髭下微微露出笑容,“还有八公里就到了。”男人又回过身来看着她的妻子,眼里尽管没有笑容,但充满深情。她的目光依然盯着路面。“把缰绳给我。”男人说。“随你。”阿拉伯人答道,然后把缰绳递给他。男人从他身上跨过去,老人则从他身下滑到他刚离开的位置上。男人把缰绳拽了两下,两匹马在他的驾驭下重新调整了步伐,猛地绷直缰绳。“你挺识马性。”阿拉伯人说。男人并不笑,简短地答道:“是的。”

太阳落了下去,天陡然间就黑了。阿拉伯人从吊钩上取下他

a 或是一种圆顶礼帽?

b 穿一双大皮鞋。

左边的方形提灯,转身向内,划了好几根火柴才把里面的蜡烛点燃。然后又把灯笼重新放好。雨正轻轻地有节奏地下着。雨点在微弱的灯光下闪闪发亮,周围整个黑暗的世界都被雨声填满了。马车不时地经过一片片带刺的灌木丛;低矮的杂树微弱地闪着光,一晃即逝。后来车子行进在一片旷野之中,黑暗使得这片空间更为辽阔。只有那烧过的干草味,或者偶尔飘来一阵浓烈的肥料味,才使人想起自己路过的是一片开垦过的土地。女人在丈夫身后说着什么,驾车人将马稍稍拉住,向后弯下身。“一个人也没有。”女人重复了一遍。“你怕么?”“你说啥?”男人又重复了一遍问话,这次像是在喊。“不,不,和你在一起就不怕。”但她显出了不安。“你不舒服?”男人问。“有点儿。”他催促着马,只有车轮辗过沟坎的巨大声响和八只钉了铁掌的马蹄敲击路面的声音重又充满了夜空。

这是1913年的一个秋夜。一行人从阿尔及尔乘车坐三等硬座经过一天一夜的旅行到达博那车站,两小时前又从那儿出发来到这里。他们在车站找到了这辆车和这位阿拉伯人,他等着带他们去一个离小村不远的地方,这地方在垦地内二十公里左右,男人就是去经营这片垦地的。整顿行装、处理一些事情得花些时间,加上路又难走,就更是耽搁了。阿拉伯人似乎看出了同伴的不安,安慰道:“别担心。这儿没有强盗出没。”“到处都有强盗,”男人说,“但我能对付。”他拍拍紧绷着的口袋。“你说得有道理,”阿拉伯人说,“总有那么些疯子。”这时,女人叫她的丈夫:“亨利,我难受。”男人催了催马^a,肯定地说:“就到了。”过了一会儿,他又看看她的妻子。“还难受么?”她朝他心不在焉、怪怪地笑了笑,并没有显出痛苦的样子来。“是的,很难受。”他依旧那样专注地看着她。她再次抱歉道:“没什么。大概是坐火车的缘故。”“看,”阿拉伯人说,“村

a 小男孩。

庄。”是的，在路左侧稍远一些的地方，他们看见了雨中索尔费里诺模糊不清的灯光。“可你却选择了右边的路。”阿拉伯人说。男人犹豫不决，转身问他的妻子：“我们去家里，还是去村庄？”“哦，去家里吧，那样好些。”稍走不远，车子便向右拐，朝那个等着他们的陌生的家驶去。“还有一公里。”阿拉伯人说。“就到了。”男人朝他妻子的方向用力喊道。她弯腰曲背，脸埋在臂弯里。“露茜。”男人叫。她一动没动。男人用手碰了碰她。她无声地哭着。他喊起来，一字一顿地，一边打着手势：“你就能躺下了。我马上去找医生。”“对。去找医生，我想该这样做。”阿拉伯人吃惊地看着他们。“她要生孩子了，”男人说，“村里有医生吗？”“有，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去找。”“不，你留在屋里，看着点。我去更快一些。他有车或马吗？”“他有车。”接着阿拉伯人向女人说：“你会生个男孩，他肯定很漂亮。”女人朝他笑笑，似乎没听懂。“她听不见，”男人说，“在屋里，你大声地嚷嚷，再打手势。”

马车里突然安静下来，几乎是在无声地行驶。路越来越窄，铺着一层凝灰岩。沿路是盖着瓦片的小货棚，货棚后面能看见最近的几排葡萄田。一股浓浓的葡萄汁味扑鼻而来。他们途经一些加高了屋顶的高大建筑，车轮还碾过了一段煤渣路，那像是个院子，可里面没有一棵树。阿拉伯人无言地接过缰绳，猛地一拉。马停了下来，其中一匹喷着粗气^a。他用手指着一幢刷过石灰的白色小屋。一根葡萄藤沿着矮门周围的墙壁攀援爬升，四周有用硫酸铜杀虫后留下的蓝色痕迹。男人跳下地，冒雨跑向屋子。打开门，是一间炉膛空空的昏暗的房间。跟着进来的阿拉伯人摸黑径直走到壁炉跟前，将一根没烧尽的木块刮了几刮，又跑去点亮了一盏挂在屋子中间圆桌上方的油灯。男人好不容易看清楚，这是一间厨房，墙上刷着白石灰，里面有个贴了红砖的洗碗槽，一只旧碗橱和一本

a 天黑了？

与墙壁颜色没什么两样的日历。一道同样铺着红砖的楼梯通往楼上。“把火点起来。”他说完，又跑回到车子旁边。（他去接小男孩？）女人一声不吭地等着。他将她抱下车，放到地上，又搂了一会儿，托起她的头。“你能走吗？”“能。”她说，并用她骨节突出的手抚摸他的手臂。他扶她向屋里走去。“等等。”他说。阿拉伯人已经生起了火，动作熟练而又灵巧地用些葡萄枝将火势稳住。她站在桌边，双手贴着腹部，那张转向灯光的美丽脸庞上此时正掠过一阵阵短促的痛楚。她似乎没有觉察到周围的潮湿，也没有感觉到屋子里久无人住、一贫如洗的气味。男人在楼上的房间里忙碌着，然后出现在楼梯顶端。“卧室里没有壁炉吗？”“没有，”阿拉伯人答道，“另一间也没有。”“你来一下。”男人说。阿拉伯人上了楼。很快又看见他从楼上出来，背上扛着张床垫，男人捧着另一头。他们将床垫铺在壁炉旁。趁男人将桌子拖到角落里的当儿，阿拉伯人又上了楼，很快抱着一只长枕和几床被子下来。“躺在那儿。”男人对妻子说，将她扶到褥子旁。她犹豫着。此刻她能闻到垫子里散发出来的马鬃的潮味。“我不能脱衣服。”她一边说，一边看看周围，怀着恐惧，仿佛终于意识到了……环境的恶劣。“脱掉里面的衣服。”男人说。然后又重复道：“脱掉内衣。”接着对阿拉伯人说：“劳驾，卸匹马下来。我要骑它到村里去。”阿拉伯人出去了。女人忙乎起来，背朝丈夫，他也转过身去。随后她躺了下来，刚一伸直身体，把被子盖好，便长长地喊了一声，嘴张得很大，仿佛想用这一方式来释放所有因痛楚而积聚在她身上的呐喊。她丈夫站在床垫旁，任由她喊叫，然后，等她安静下来，掀开被子，男人才单膝着地，在她紧闭着的双眼上方那漂亮额头上吻了一下。他重新披上衣服，又冲到雨里。卸了驾的马儿已经自顾自地转了几圈，正把它的两只前蹄插进煤渣地里。“我去找副马鞍。”阿拉伯人说。“不，把缰绳放了吧。我就这么骑。把这些箱子和行李放到厨房去。你有老婆吗？”“她死了。她年纪太大了。”“有女儿吗？”“没有，感谢上